

钩沉难忘历史 重现传奇人生

■ 许军娥

海伦·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诗人、作家、记者和社会活动家。她是第一个真正到达并记录了红色延安的外国记者,她的延安之行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中英文双语图画书《海伦·斯诺在中国》是中国原创图画书出版领域里具有填补空白之功的作品。

作家李正善以记者身份的人生经历和专业的敏锐眼光,选取厚重的中国现代历史为题材,穿越难忘岁月的长河,钩沉一位伟大女性海伦·斯诺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和她与中国的不解情缘,讲述海伦·斯诺在中国的故事,让读者在阅读中走进历史,了解历史,体验阅读中国故事的美

学感受。

作品呈现了独特的艺术特质。作家满腔热情地吟唱了一曲怀念与回忆之歌,流淌出深情厚意。作品生动讲述了海伦·斯诺的成长故事,突出表现了她奔赴延安协助丈夫埃德加·斯诺采写完成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艰辛历程。故事唤起了读者深藏心底最为珍贵的情感,在阅读中了解海伦·斯诺在中国的故事和她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,让读者在浸透了真挚、朴素、绵长、深沉情感的字里行间,与作品中的人物亲切对话,深入沟通。好的书,总有丰厚的生命况味:遥远

的时光、纯真的记忆、温暖的友谊、悠久的传统、人生的百态,书里隐藏着那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,有着丰富的意蕴层次。作品弥漫着传承和弘扬海伦·斯诺的精神,“薪火相传,接力架桥”。

整本书画面生动,洋溢着中国画的技法,呈现着深刻而又丰富的故事内容。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,画家的画法生动体现了中国人物画“传神”的特点:洗练的笔触下一个个人物的形象、表情、动态、服装(帽子、裙装、大衣、腰带)等都刻画得细致入微,富有律动,栩栩如生,跃然纸上。中国画很讲究留白,作品中的多幅留白构图极具特色,多样

且富有变化,留白的有意经营与文字交相呼应,画面富有很强的节奏感。图画书中饱和亮丽的多样色彩体现和阐释着故事的主旨和情感表达,传递着友情与温暖。作品封面上的黄色玫瑰、前后环衬中的朵朵黄色玫瑰花以及人物服饰等色彩的运用,都在阐释和传递着温暖的情谊、纯真的爱心、万分的感动、晶莹的童心等。

这部作品中的图画、文字、故事,它们自身所具有的丰富表现以及彼此之间多样的配合关系,则构成了该作品多元的艺术面貌,完美呈现了图画如何传情达意之功能。

白鹭舞枝头

2月18日清晨,西安和平门外的环城公园内,一只白鹭栖立于枝头。它身披雪羽,颈项微曲,注视着护城河的水面,优雅的身姿翩然若舞,引得往来游人纷纷驻足。

本报记者 马昭 摄



送牛奶的闫老兄

■ 尹宝平

闫老兄,今年60岁,给我家送牛奶已经整整18年了。

闫老兄和我一个村,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。说话慢慢腾腾,村里谁家有事,他总会第一个出现,帮忙跑前跑后、干这干那,什么脏活累活也不嫌弃。即使有时被人误会,也不急不躁,不愠不怒,总是以微笑回应。

说他是送奶工并不确切,他其实是一名养殖户。家里养了4头奶牛,每天起草贪黑好草好料伺候着,将牛圈打理得干干净净,将牛毛梳理得顺溜光滑,用他的话说:“这奶牛就像自己的

家人,得照看好,才能多挤奶、挤好奶……”

当下,在智能吸奶器大有作为的时代,他依然坚持用自己的双手挤牛奶,因为在他看来,挤奶可以让自己有更多时间与奶牛交流,“别看它们不会说话,但它们也是有感情的,能听得懂人话,多和它们打交道,才能养得更好……”于是无论春夏秋冬,每天早上5点,他就得起床,喂牛、挤奶、打扫圈舍。

闫老兄供了一儿一女,为了多赚一些钱补贴孩子上学,他坚持自己骑电动三轮车为用户送牛

奶,不管天气如何,每天早上6点就得出发。遇到一些客户的特殊要求,比如直接送到单元楼里,或者,周内加量周末减量,他都会欣然应允。在他看来,都是举手之劳,能更好地方便用户,他觉得自己还挺有用的,也对得起用户对他的信任。

四年前,他女儿大学毕业后不仅顺利就业,而且在西安成了家。儿子也于两年前大学毕业,顺利考上国家公务员。原本,他可以卖掉奶牛,安享清福,妻子和儿女也劝他不要那么辛苦。可他却总是舍不得喂养了多年的奶

牛,“这些奶牛,就像我的娃娃,我看着它们一点点长大,每天照看它们,早已有了感情。我一个老农民,除了种地,别的什么都不会,还是这几头奶牛养活了咱们全家,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忘了它们啊……”

小区一位老人,一边给闫老兄敬烟,一边感慨地说:“闫师傅,你这么厚道,牛奶的质量好,人勤快,就连奶瓶都洗得干干净净的,难怪你的儿女们那么优秀,这是你一点一点积攒的,天不亏待你啊……”而他总是淡然一笑,继续忙活着自己的事。

难忘5角钱的年

■ 王惠武

5角钱,对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我来说是不小的面额。

平日里,我能拿到手的最多是5分或者1角的零花钱。只有在过年的时候,才会从父母给的压岁钱里拿到5角钱。对于孩子们来说,盼过年,拿上这一张张5角钱是最开心的时刻。

一过腊八,我和哥哥姐姐便开始掰着指头盼过年,那种期盼的心情直到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结束。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母亲一起赶集,小镇的集市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,走30分钟左右就能到。要过年了,往常不大热闹的街道被人来人往的行人拥堵得严严实实,采购年货的人们脸上都

洋溢着喜庆。

母亲要盯的是谁家摊上的猪肉又便宜又肥厚,根本不去看什么肋排,况且那个时候,也没有把肉的品类分得那么细致,当然不是谁想吃肉就能吃得上,要凭票才有购买资格。搞价是集市上最常见的行为。买卖牲口的,粗糙的手都很神秘地在棉袄袖子里不停地伸长倒短。在等待中,母亲终于完成了选购和搞价环节,带领我们赶往卖小吃的地方。

年夜饭是我们的重头戏。平日里不舍得吃的白面馍、糖包子,都会被手脚利落的母亲提前给我们准备好。在父亲的带领下,我

们贴对联、包饺子、拉风箱烧火,过油、炸麻花、麻叶……当萝卜拌肉的饺子端上桌子,热气弥漫在我们的眼前,此时我们应该是最幸福的。

看春节联欢晚会是过年的一个重头戏,小区旁边的水处理站是大家共同奔往的据点。天还大亮着,我们便会早早搬上几摞砖头,组成凳子,眼巴巴地守着,就怕被别人占据了好的观影位置。刮风还不怕,怕的是刮风又下雪,大人们熬不住,很快离开。而我们小孩子,不到电视屏幕里闪现出“再见”,是坚决不离开的。

大年初一,一早便穿上母亲

给准备好的新衣服,给长辈磕头拜年,牢牢捏紧父母给的5角压岁钱,迫不及待地冲出家门。这个时候,商店门口小商贩摆放的花炮就是我们这些男孩子最抢手的商品。家里我最小,父母每次也给我的最少,只能把买回来的鞭炮拆开,一个一个放,怕早早放完了,被其他孩子笑话。女孩子们此时就会相聚一堆,炫耀自己的新鞋和新衣服。

小区不大,但邻里关系非常好。大年初一,父母便会领着我们走东家串西家地去拜年。一把瓜子、几颗糖,相互的祝福和对来年美好的期盼,汇成了最美好的音符,成为难忘的记忆。

一只轻慢的虫子

■ 陶子

此时,那只不知名的小虫子安然自若地贴在洁白的天花板上,和我对峙着。也许,它已经不把我放在眼里了。它像小黑点一样的身体纹丝不动地钉在天花板上,好像它本来就是那上边的一分子。

对于这只轻慢的小虫子,我刚发现它的时候,就顺手拿起柔软的抱枕试图驱赶,我站在软软的沙发上,高高举起抱枕,努力伸展,也只能够到离天花板大概一寸远的距离。只轻扇了一下,它就飞走了。再定睛一看,它还是继续在天花板上贴着,只挪到了离第一个据点约一尺远的位置上。我再次举起抱枕,接连扇动了好几下,它才慢悠悠地飞开了。不过,这次它只是轻挪了一点位置而已。我有点焦躁了,拿枕头使劲地扇,天花板上的吊灯轻轻地晃动着,这只虫子竟然纹丝不动!我有些惊讶,再次出手,结果还是一样,它牢牢地贴在天花板上,透明的翅膀轻轻翕动着,仿佛在戏谑地对我说:“来呀!你继续!”

算了,由它去吧!我败下阵来,斜靠在沙发上。心里暗暗惊叹,多么狡黠的一只虫子呀!同时也在心里感慨,一只不起眼的小虫子都能如此跟人周旋,玩弄兵法之道,且警醒状态张弛有度,真是令人不得不服!第一次它的警醒是完全有必要的,因为不知危险程度。第二次它对危险指数揣测出了几分,玩了个悠悠然。第三次它完全是镇定自若。因为它已经通过前两次,自信自己是安全的,所以,就表现出了满不在乎的态度。其实我还可以找个苍蝇拍对它痛下杀手。但是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”,这会给天花板徒添恼人的污渍,所以只好作罢。

我突然意识到,小虫子与我之间的这场较量,恰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。无论是朋友、恋人还是夫妻,初识之时,我们总是小心翼翼,彼此试探,生怕越界或冒犯。这个阶段,我们全力以赴,用心经营,生怕一丝疏忽便会破坏这段关系的平衡。

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当我们逐渐熟悉彼此,自以为关系已经稳固,便容易放松警惕,甚至开始轻慢对方。我们不再像最初那样用心倾听,不再在意对方的感受,甚至认为对方的包容是理所当然的。这种轻慢,往往在不经意间滋生出隔阂与误解。有些人懂得适时调整,化解矛盾,修复关系;而有些人则任由裂痕扩大,最终渐行渐远,徒留遗憾。

小虫子的“轻慢”让我想到,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其实并非一成不变的“安全区”。即便是最亲密的关系,也需要用心经营。我们常常误以为,一旦关系建立,便无须再费心力,殊不知,正是这种懈怠,往往成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。

当然,正如我并非没有方法对付那只小虫子,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并非无法解开。只是很多时候,我们选择退让,并非无能为力,而是懂得权衡利弊,明白有些争执并不值得耗费心力。生活中的许多烦恼,恰如那只小虫子,看似恼人,实则无足轻重。学会从容处之,适时退让,既是对他人的宽容,也是对自己的解脱。

这种智慧,不仅仅适用于人际关系,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我们常常被琐事困扰,被情绪左右,却忘了,真正的从容,并非事事争强,而是懂得取舍,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下执着。正如那只小虫子,它或许从未意识到自己的“轻慢”让我陷入了深思,而我也在它的“戏谑”中,悟出了一种更为深远的生活哲学——学会与烦恼共处,学会在纷繁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静,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